



中国首部揭秘淘宝行业与珍宝行业的内幕小说

3

淘宝，
拣漏，
赌的是眼力
玩的是心跳

在这个世界上，淹死的人大多都是会游泳的，而对古玩淘宝这行当来说，宰的就是那些对古玩似懂非懂、半生不熟的人！

淘宝笔记

罗 晓◎著

你与百万富翁的距离就是几块瓷片
你与千万富翁的距离就是一张字画
你与亿万富翁的距离就是一块石头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首部揭秘淘宝行业与珍宝行业的内幕小说

3

淘宝，
拣漏，
赌的是眼力
玩的是心跳

淘宝笔记

罗 晓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淘宝笔记.3 / 罗晓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104 - 04182 - 5

I. ①淘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3815 号

淘宝笔记.3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美术编辑: 彭路军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版人: 樊国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 - 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4182 - 5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

五千万鸡血石暗藏玄机，四大师齐打眼张灿扬名 / 1

鉴宝大会上，四位大师对一件鸡血石雕琢的雄鸡赞不绝口，这块鸡血石血色鲜、凝、厚、重，血色淋漓，隐隐透入石层，是难得一见的极品，且其雕工精湛，与鸡血石本身的颜色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一看就是清代友竹山人徐孝先的手笔，市值最少五千万。四位大师正待盖章定论，却被张灿拦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出这块鸡血石摆件暗藏玄机，是现代高手仿制的赝品。

第二章

目光短浅百万花梨木无人敢买，有眼无珠千万黑沉香拱手让人 / 27

木盒是花梨木做的，木色古朴，至少百年以上。黄墨在张灿的授意下，狠了狠心用力往下一按，“咔嚓”一声花梨木盒子的底板裂开一条缝，盒底顿时溢出温和醇厚的香味。黄墨激动地一把掰开底板，发现里面赫然藏了十几片乌黑细腻，似涂了一层黑油的极品沉香木。沉香木被称为植物中的钻石，一片极品沉香的价值就过千万，十几片值多少钱？张灿用一百万买下的这个花梨木盒子，这次可赚大了！

第三章

天外来客星际宝物多诡异，佛门圣物高僧舍利现真容 / 58

这物件是从陨石中提炼出来的，形状就像个奇怪的碟子，里面镶了一圈十二颗淡黄色如鹌鹑蛋般大的卵石，中间是一个白玉石雕的莲花，莲花的蕊上有三颗宋代玄约大师的佛

骨舍利，大小跟手指甲一样，颜色纯白如玉，坚硬如钻石，是宝石级的真身舍利，无价之宝。这物件一直由一支隐秘的佛门支派供奉烟火，不知为何辗转流落到了这里。卖家张嘴就要一个亿，还真是让张灿大开眼界。

第四章

超能量陨石杀人于无形，怀异能张灿命悬一线间 / 89

新婚在即，张灿却被准岳父急招到南海海域打捞流星残骸。这个流星残骸有超强辐射，只要进入它的辐射范围，所有人畜都会在两小时内身亡。张灿刚进入辐射区，体内的避水珠就兴奋起来，欢快地跳动着，吞噬着流星体发出的射线。张灿明知前方可能有危险，此刻也禁不住诱惑向前游去，直到他体内的能量突然被流星体的能量反噬，一时之间，全身都动弹不得，张灿这才暗道不好。在这五千米深的海底，如果收不回能量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

第五章

隋侯之珠传承千年深藏不露，慧眼识宝一语道破假龙真珠 / 118

张灿在潘家园盘下一家古玩店，还没开业，就有人把宝贝送上门来了。这是一件蛇雕，虽然雕工惟妙惟肖，工艺炉火纯青，但其石质却非常一般。张灿力排众议，花两百万买下了蛇雕。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中，张灿拿起锤子几下就敲碎了蛇雕，从蛇嘴里拿出一颗淡白色的珠子。隔绝所有的光线，这颗珠子竟如十五的月亮般散发出柔和的清辉。张灿看着目瞪口呆的众人，神色自若地说道：这便是与和氏之璧齐名的隋侯之珠。

第六章

糊涂老中医竟不识双色紫砂，幸遇真伯乐闻茶香怦然心动 / 145

这件紫砂壶风格朴实，壶的主体是深紫，而壶嘴、壶把却是淡紫，这是典型的双色泥制法，壶面上的字体以及竹子的刻画线条流畅，有浓郁的古风。整个壶虽然是双色，但却布局匀称，浑然天成，毫无雕琢之气，一看就是民国大师吴云根的作品。将滚水倒进紫砂壶，壶里冒出来的气雾顿时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清香味。就凭壶中氤氲出的这股茶香，要价一百二十万元实不为过。



第七章

参加救援队原始森林寻找科考队，偶遇牛鸣石鬼斧神工惊叹大自然 / 175

本想出门散散心的张灿却被大舅子忽悠进了救援队，搜寻迷失在原始森林的科考队。在悬崖边，众人见到一块奇怪的石头，张灿指了指巨石半腰上一个不起眼的孔，小杨立时把嘴凑在小孔上猛吹一口，一阵低沉的野牛惨叫声乍然响起，一时间群山应和，如同千百万人同时操刀，屠戮千百万头野牛，千百万头野牛齐声哀鸣，其声势让天地变色，让人心生悲凉、无助、绝望之感。几人无一不被这牛鸣石的大自然奇观震慑，一个个脸色煞白，呆若木鸡。

第八章

深山斗恶熊三人命悬一线，张灿抢熊窝舍命奋不顾身 / 206

老熊睡得正香，不想被张灿一阵大叫搅了清梦，顿时心头火起，也顾不得眼前这个怪物有什么危险，“嗷”地叫了一声，笨重地从窝里爬了出来。张灿早有准备，老熊才从洞口露出半个身子，张灿就和身扑了上去，同时用避水珠的能量将老熊的两只前爪和一条后腿制住。老熊前爪动不了，巨大的身躯向前一扑，跌了个七荤八素。张灿于是大叫一声扑到它身上，与它缠斗在一起……这个舍生忘死、勇斗恶熊的场面令所有人感到惊心动魄。

第九章

原始森林惊现千年瓷冢，汝瓷精品居然是祭祀用品 / 236

张灿发现这陵墓般的小石屋竟然气魄宏大。石屋正脊很短，两端状若牛角的鸱尾，瓦顶斜坡缓慢，虽不十分精致，但却坚固牢靠。石屋的匾额上写着“瓷冢”两个字。石屋里的小台上用来装香灰的小钵是个瓷钵，里面竟然含有一层薄薄的“二氧化硅”，二氧化硅俗称“玛瑙”，几百上千年前，用玛瑙烧制瓷器的，只有汝瓷！在这原始森林里，竟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拿瓷中之王汝瓷当做装香灰的器具，众人实在猜不透这瓷冢里埋的到底是什么瓷器。

第十章

碎瓷堆中暗藏旷世奇宝，误打误撞寻得柴瓷之源 / 264

碎瓷堆里的碎瓷片五花八门，有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作将来”的天青瓷，也有“白如凝脂犹积雪，温润乳白如脂玉”的白瓷，还有“鸡油娇黄美若仙，不忍释手帝

王黄”的黄瓷，更难得的是，竟然有“千窑难得一珍品，陶女浴火炼红瓷”的红瓷。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，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，不知是什么人，竟然把他们都砸碎了，当垃圾一样扔在这里……张灿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难道这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绝唱——柴瓷的发源地？

第十一章

千古之谜何氏柴瓷终现身，神乎其技水入酒杯竟成酒 / 295

柴瓷存世已经毋庸置疑，但是张灿却没见过一件完整的柴瓷精品，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如今突然听说，有人在西天昆仑见到了“何氏柴瓷”所制的那套消失了千年的“四季花香杯”和“朝阳万花壶”。传说从这套酒具中倒出来的四季花香酒本是从小溪里舀取的泉水，泉水入壶便成甘醇美酒，不但有桃花、荷花、桂花、梅花的香味，还会从酒杯里飘出朵朵鲜花。张灿此时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一看究竟。

第十二章

千米溶洞拦住去路进退维谷，弱水三千难浮鸿毛情景危急 / 325

为了寻找传说中的“四季花香杯”，张灿带队深入地下千米溶洞，一条暗沉沉的地下河拦住了去路。张灿绑好绳子，把石头扔了出去，石头带着绳子落入水中，没激起一点儿水花，倒是另一端绑在石笋上的绳子突然被绷得笔直，接着“啪”一声响，绳子从中断开，断绳发出尖利的啸声，“啪”一下抽打在岸边的大石头上，那石头犹如被钢鞭抽中一般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四分五裂、石屑纷飞。三人无不大惊失色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鸿毛浮不起的弱水河？张灿大叹：吾命休矣！

第一章 五千万鸡血石暗藏玄机， 四大师齐打眼张灿扬名

鉴宝大会上，四位大师对一件鸡血石雕琢的雄鸡赞不绝口，这块鸡血石血色鲜、凝、厚、重，血色淋漓，隐隐透入石层，是难得一见的极品，且其雕工精湛，与鸡血石本身的颜色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一看就是清代友竹山人徐孝先的手笔，市值最少五千万。四位大师正待盖章定论，却被张灿拦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出这块鸡血石摆件暗藏玄机，是现代高手仿制的赝品。

出了赌石场，天已经暗了下来，张灿回头看了赌石场一眼，直觉告诉他，刚才那几个保安不简单，所以他才会匆忙出来，虽然不相信那帮人有胆量公然行凶，但在那样一群人虎视眈眈的注视下，感觉总归不好。

黄玉心情好了不少，还有心情看天上的月亮，道：“京城月亮可不容易见，而且还这样圆。”

张灿心里有事，没听清她说什么，所以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黄玉笑着伸出手来道：“物归原主！”

张灿一愣神，随即便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红玉递了过去，脸上没有半分表情，似乎手中那东西不值半分钱似的。

黄玉接过来把玩一阵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真舍得给我。”

张灿无所谓地说：“没有什么舍不得不舍得，这本来就是你的，虽然是我赌出来的。”

黄玉撇了撇嘴：“这东西拿着这么沉重，还是给你吧！”说完随手把红玉递了回来。

张灿也不客气，又拿回手里，笑着说：“我猜你就会给我。”

黄玉有些气：“你这人真小家子气，还爱耍小心眼儿。”

张灿没在接黄玉的话，而是若有所思地看了身后的赌石场一眼，让保镖乘一辆车，自己坐在黄玉车里，看着黄玉慢慢发动车子。

郊区离市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不知为何，黄玉的车速始终不急不缓的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这才幽幽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和闫真是什么关系？”

张灿回答：“那是你的私事，我问很不礼貌吧。”

“虚伪。”黄玉不屑地道。

张灿惬意地闭上双眼，说：“虚不虚伪又如何，咱们以后未必有太多交集，我的缺点你是看不到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家在哪儿？我去找你好不好？”

张灿吓了一跳，他可不想闹出什么桃花来，对黄玉也不想有太多纠缠，忙道：“我把电话给你，你有事打电话就行，家里就别去了。”

黄玉道：“怎么，我是一个大美女，去找你还让你丢面子了，咱们走在一起，人人都会想到一句话。”

“哪一句？”

“癞蛤蟆吃天鹅肉。”说完黄玉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笑声在夜色里传出老远。

张灿淡然一笑，无所谓地闭上眼，伸了个懒腰，没有说话。

两人说说笑笑地到了张灿家，张灿一下车，就看到一个身段窈窕女人坐在别墅前的公园里，拿着一本书静静地看着，美得让人惊艳。

苏雪将书收了起来，看到车上除了张灿外，还有一个漂亮女人，脸色一变，站起身看着张灿，大方地问道：“这位是？”

张灿道：“我刚认识的朋友，去玉石市场转了一圈，我没开车，她送我回来。”

黄玉在车上摆了摆手，恶作剧地对张灿说：“你告诉我你没有老婆，结果却金屋藏娇。”说完，一溜烟儿跑了。

张灿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摊摊手对苏雪说道：“一个任性的女孩子！”

苏雪似笑非笑地望着张灿道：“你没有老婆？”

张灿赶紧撇清道：“我根本就没跟她说起过这方面的事！”

苏雪看着张灿紧张的表情，“扑哧”笑了出来，她看得出来，那女孩对张灿

有好感，不过看张灿的样子，倒不像是有什么。

张灿知道苏雪没有真的生气，上前环住她的双肩，道：“外面太冷了，上屋里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张灿拥着苏雪来到卧室，将用布包着的红玉拿了出来，在苏雪好奇的眼光中打开。苏雪虽然也算见多识广，但是这么大块的翡翠还是生平仅见，就算她不懂行也知道这块翡翠价值连城，她惊讶地道：“给我的？”

张灿道：“对啊！这块红玉雕刻成玉玺似的摆件的话堪称绝品，剩下些边角余料就给你打几副耳环什么的。”

苏雪开始还很高兴，听到后来发现不对，气得狠狠地拧了张灿一下。

张灿嬉笑着躲闪着，边躲边笑着说：“给你点边角料还不行啊？这女人真贪心，好啦好啦，都给你吧。”

苏雪就知道张灿是在逗她玩，不过想起刚刚看到他和美女在一起，心里还是不痛快，一个纵身扑到了张灿身上，挠起了张灿的痒痒……

第二天，张灿和苏雪拜见了苏雪的父母，苏雪的父亲对张灿很满意，倒是她母亲还是不冷不热的，不过张灿也不在意，毕竟自己拐走了人家的女儿。

晚上回到家，张灿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做饭，父亲张国年和哥哥张继业则显得很无聊。在老家，一家人早起晚睡，忙活农活儿，到京城后，虽然吃得好、住得好，但整日无所事事，他们早就闲得心慌了。

“老二！”

张国年看着张灿沉吟着道：“等你跟小雪结婚后，我跟你妈就回老家吧。”

张继业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弟弟，你看能不能先给我找个工作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干什么都行，不挑活儿的。”

张继业从来京城的那一刻，就盼着能找一份工作挣钱，就算一个月只挣千把块钱，也比在老家强。

张灿笑着说：“爸、哥，你们不用着急，这才来京城几天啊，先休息休息。我这两天都考虑好了，到时候有你们忙的呢。”

张灿准备自己开个古玩店，店里的物件可以自己去买，凭他现在的眼力，也不怕打眼上当。店里只要请个掌眼的大师傅，其他事情都可以交给父兄打理，这样他们既有事情做，自己也能放心些。

想好了这些，张灿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店铺。

这天，张灿跟家里人打好招呼，出门拦了出租车，直奔古玩市场而去，要开古玩店，开在古玩市场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

张灿这次没去旧货市场，而是进了街边的古董店。

这里的店大多数装饰都比较古朴，中间还有几间当铺和一间金店。张灿信步走到一家店前，抬头一看，匾上写着两个大字“张记”，看来这间店跟自己还是本家，张灿抬步进了店。

店里迎上来的是一位看起来年纪颇大的老人，没问张灿要买什么，而是热情地跟张灿聊了两句。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玩得起古玩的，先透透来人的底，然后才好向对方推荐合适的物件。

张灿当初混古玩市场的时候，对这套把戏早就一清二楚了，此时自然是应对自如，把老师傅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还以为自己逮到了一只好宰的肥羊呢。

“小老弟，看来你也是藏家高手啊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件好东西，摆在家里，那也是能增光增彩的。”

周师傅指着货架子对张灿笑着说，介绍的话没说，却先说了一通拍马屁的话。

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张灿虽然对老头的话不以为然，但还是笑了笑，想看看他这店里有什么好东西。

张灿瞧着架子上那些物件，微笑着道：“老师傅，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？”

周师傅不答反问：“小老弟，你喜欢哪类物件？玉器、瓷器、字画，还是其他的？”

“随便，什么都可以。”

张灿边说边状似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架子上的物件，在黑白眼下，一切都无所遁形。

到底是正规古玩店，真东西还是比旧货市场多得多，差不多有九成是真的。虽然物件是真的，却都不是很值钱，大都是千把块钱的小玩意儿，最值钱的一件也不过值个十来万，是件明朝的仿青花瓷瓶儿，应该是小作坊出的，有些技术含量，但却不是精品，不过是年代久远才值钱些。

张灿估计想在这些店里淘宝，难度很大，这里的掌眼大师傅，一看就是嘴皮子利索不会吃亏的人物，要想在他们手上占便宜，难！

一旁的周师傅还真没将张灿看在眼里，看张灿也就是个富二代，这个年纪，能有什么眼力，所以尽拣着好听的话说，可劲地吹嘘着架子上的物件。

张灿听他介绍了半天，然后才问道：“听老师傅说得这么好，就是不知道这些物件卖什么价钱？”

周师傅一听，到正点子上了，笑呵呵地道：“这个碟子是清乾隆年间的，价值七万；这个小锦盒是唐代仕女的首饰盒，是用紫檀木做的，价值十五万；这个……

张灿听得在心里直翻白眼，刚才还想着这店里的物件比地摊上的好呢，弄了半天比他们还能蒙人，张灿心里不住地吐槽，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笑着听周师傅介绍，直到他把那件最值钱的仿青花瓷介绍完：“这件是明代的官窑青花瓷，价值五十五万……”

周师傅边介绍价钱，边偷瞄着张灿的表情，见他并没有排斥或者吃惊的神情，心里乐了，也许真能让他买几件，要是按照他刚刚说的那些价钱，那利润可就高了。

张灿一直到周师傅闭了嘴，这才说道：“老师傅，你这些物件要真是好东西，那还真值你说的那价钱，可惜……唉，我看我还是下次再来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周师傅一怔，如果张灿讨价还价好，但看他的意思，似乎是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假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他真的能看出来？

“小老弟，咱店里可都是真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灿嘿嘿笑道：“老师傅，我可没说你这店里的是假货，我只是说没有什么好东西罢了，你看你这些，那个清乾隆的碟子，最多也就值五六千，因为它虽然是官窑的，却是一件次品，烧残的；还有那个锦盒，虽然是唐代的，但不是紫檀木做的，而是普通的黄杨木，价值最高也不过两万，如果当真是紫檀木的，别说十五万了，就是一百五十万也买不到……”

张灿毫不留情地将周师傅刚刚介绍的物件一件一件地说了一遍，让周师傅又羞又恼，又不由得心惊，盯着张灿，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。

“老师傅，最后我再来说说你介绍的这件明青花，这件你说值五十多万的青花，其实就是一件民间小作坊烧制的仿品，有六七成的官窑技术，确实是明朝年间的，论价值呢，五十多万有点高，十来万还是值的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周师傅再也忍不住了，退了一步，指着张灿问道。

周师傅心头大惊，做这行生意，周师傅的做法本就是合法的，尽管他把价钱叫高了，也说了谎话，但是买家也可以就地还钱，靠眼力砍价。谈不拢可以不买，生意讲究的就是买卖自由，他们又不是强买强卖，所以不怕懂行的来找麻烦。

周师傅吃惊的是张灿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有些物件连手都没上，就把它们的来历、价钱说得一清二楚，这份眼力，就是自己也是甘拜下风。

张灿看着一脸震惊的周师傅，摆摆手，转身出了店门，

这一天就在张灿的闲逛中过去了，一直到最后，张灿也没找到中意的店铺，但心里却已经对这里的古玩店有了个大概的了解。

第二天，张灿吃完早餐后意外地接到了东方前的电话，说有件事需要他帮忙，一会儿过来接他，张灿爽快地答应了，苏雪听说是小舅找张灿，就要跟着去。

张灿笑着点点头，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道：“等小舅过来问问是什么事，看看你去方不方便。”

“什么叫方不方便？”苏雪微笑着说，“难道你跟小舅去花天酒地，怕我去了不方便？”

张灿随口道：“花天酒地？当真是去花天酒地的话，我倒是想把你带去了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地到了别墅大门外，东方前的车过了十多分钟就到了。

车是保镖开着的，东方前没下车，随手打开车后门朝张灿招手：“上车吧！”

张灿没上车，笑着问道：“小雪说要一起去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”

东方前瞄了瞄站在张灿身边没说话，却拿眼睛盯着他的苏雪，苦笑道：“哦，她要去，你还问我干吗？那是方便也得去，不方便也得去啊！”

苏雪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推着张灿上了车，自己这才跟着上车。

上了车，苏雪说道：“小舅，你说什么呢？说得我好像很霸道一样。”

“你不霸道，你不霸道这世界还有霸道的人吗？”东方前哼哼着说道。

张灿看爷俩拌嘴拌得挺开心，也跟着笑了笑，不过还是把话题扯回到正事上：“小舅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”

东方前道：“张灿，你不是擅长古董玉石的鉴定吗，今天有个好机会，我带你去见识一下，认识些行业中的顶尖人物，对你有好处。”

张灿一听就高兴了，京城有京城的古玩圈子，自己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，没有人引荐，还真的很难进入这个圈子里，以后无论是想在京城开古玩店还是鉴宝淘宝，都得跟这些人打交道。如今东方前能把他带到京城古玩圈子里，他可是求之不得呢。

张灿当即笑着说：“好啊，古玩鉴定大师平时可是见不着的，在锦城，我做淘古玩的小弟时，远远看着那些行业中的鉴定大师就威风得很，古玩物件东西，他们说值多少就值多少，跟皇帝一样，金口玉言啊。”

东方前和苏雪听得哈哈大笑。

车停在一栋高数十层的豪华大厦前，东方前领着张灿和苏雪进了大厦。

大厦门口有六七个警察和十来个保安，东方前掏出张卡片，一个警察接了过去，在机器里刷了刷，确认后才放行。

几人乘电梯来到三十二楼，整层楼就是一个大厅，没有任何间隔，这里原本就是国际型的大展览厅，很多国际和国内的大型珠宝活动在这里举行。

大厅门口有十多个警察和保安，其中一个人认识东方前，扬手道：“三哥，我猜想你今天就会来。”

张灿看了看那个人，四十岁的样子，身材有些发福。

东方前点点头，侧身对张灿说道：“张灿，过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京城福地保安公司的老板陆少其陆老板。”

张灿上前礼貌地说道：“陆老板好！”

陆少其见东方前介绍张灿时很慎重，知道不是普通人，旁边的苏雪倒是认识的，因此十分热情地伸出了手：“张先生好，苏小姐好！”

陆少其说完，直接让门口的安检人员放行：“小赵、小陈，这是我朋友，不用检查！”

那几个安检暗暗吃惊，陆总向来都是铁面人物，像这样的活动，借调来的都是特警，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，可陆总竟然恭敬地请东方前三人直接进去，叫他们如何不吃惊。

陆少其陪着东方前一起进去，到了里面，张灿眼前一亮，偌大的大厅里男男女女至少有百来人，不过年轻人比较少，大多都三四十岁以上，即使是女宾，也

都是三四十岁左右的，全身上下珠光宝气，但漂亮的却没有。

苏雪一进来，倒是吸引了不少目光，尤其是那些女人，对年轻漂亮的苏雪极为不屑，大多都认为苏雪是小三，因为，这种场合来的富豪大部分都是熟人，所以都不会带情人来，毕竟人多嘴杂，熟人带的都是老婆，你一个人带情人来，肯定会传出去。

再说，这样的活动上展出的不管是古董还是珠宝，最少也是成百过千万的东西，若是带了情人来，她发起嗲来要买珠宝，那还不得大出血啊。

大厅里有几个人认识东方前，对东方前这种太子爷身份的人，他们从来都是巴不得多结交几个，所以都争着上来打招呼。

苏雪趁机拉着张灿溜到角落，说悄悄话去了。

张灿边跟苏雪说话，边瞧着大厅里的情形。人很多，像是开茶会一样，大厅各处摆了很多餐桌，餐桌上摆着水果、饮料，大厅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十几个方形的盒子，上面用红布盖着。

这种阻挡普通人视线的布对张灿来讲没有半点影响，透视眼中，十几个盒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，看来今天东方前带他来，就是看专家鉴宝了。

十点半左右，有七八个人鱼贯而入，走在前面的是四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，后面跟着几个二三十岁的男人，提着箱子，应该是副手。

张灿估计，走在前面的四个年纪大的应该就是东方前说的高人了。

四位高人在中间的长桌子边坐下，副手们则站在他们身后。东方前身份了得，与几个富豪被安排在最近的一桌。几位高人显然与东方前认识，坐下来后都跟东方前点头示意了一下。

保安公司的老板陆少其陪东方前坐一桌，喝茶之间，陆少其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角落的苏雪和张灿，见苏雪亲昵地偎着张灿，心里明白了几分。看来那个年轻人的身份不简单。

陆少其留意张灿，张灿却没注意他，张灿的注意力都落在中间那四位高人身上，东方前带他来的目的，就是带他见识见识这行的顶尖人物。

工作人员上前把红布揭开，台子中间一共有九个玻璃柜，每个玻璃柜底部设有密码，玻璃柜是防弹的，里面放着古董。

红布揭开，宾客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几件古董上来，毕竟这才是今天众人来的目的。

今天并不是拍卖会，而是京城最有名的拍卖行做的一个鉴宝大师现场鉴定活动，借机刺激为即将举行的拍卖大会做铺垫。

展出的展品就是几天后要拍出的珍品，价值远超一般的古董文物，主办方特地邀请了四位国家级的鉴宝大师现场解答释疑，还可以让来宾带来自己的古董让几位大师鉴定定价。

这种级别的大师，一般人可是求不到的，他们也不是随便给人鉴定的。

张灿心里十分高兴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他们的鉴定技术，学学经验。大师的眼力肯定与自己野路子出身的层次不一样，自己唯一依仗的就是透视异能，论理论和实际经验，跟大师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

工作人员给四位大师斟茶，又放上四位大师的名牌，依次看过去，钟一山，黄墨，蓝志奇，许千帆。

东方前看要开始了，偏头对陆少其低声说了几句话，陆少其赶紧点点头，起身往角落走来，来到张灿和苏雪面前，笑呵呵地道：“张先生，东方大哥让我来请你们二位到前边就座。”

张灿也不推辞，在前面肯定看得更清楚，对陆少其礼貌地点了点头：“有劳了！”

到了近前，陆少其把两人安排在东方前右侧，这让在座的几个富豪很奇怪，不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，能来这一桌的人，身份不会比他们低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都不认识。

东方前此时也不多说，只对张灿和苏雪摆摆手，示意二人坐下。

“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，今天是我们顶新拍卖行主持的一个酬宾活动，今天我们把四位大师请过来，一来是给有宝贝的先生们免费做鉴定，二来是几位大师鉴定一下场上的几件古董，这几件古董将在二十五号的大型拍卖会上进行拍卖，也是拍卖会上最重要的古董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这四位大师的鉴定费可是惊人的，而且有钱也请不到，呵呵，闲话也就不多说了。我们先请四位大师帮助大家鉴定古董吧。”

张灿估计他们是想把展台上的几件古董留到最后，鉴定可能就不必了，因为他们肯定已经鉴定过了。

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当即就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捧着一件东西走上前来，张灿看得清楚，他拿的是一件鼎一样的青绿色器物，有小碗般大，看颜色倒是很古朴。

走上前，中年男子把它摆在第一位大师，也就是钟一山面前。

东方前低声问张灿：“张灿，你说说看，这东西是真是假？值多少钱？”

几个富豪见东方前问张灿，又吃了一惊，东方前是什么人，他们清楚得很，对于鉴定方面的事，若是问有名的大师还正常，现在却表情认真地问一个年轻人，不是太奇怪了吗？这么年轻的人能有多少眼力？

张灿在那人捧着东西上前时，就已经透视了，当即低声回答：“这个东西是汉代的，时间虽早，但不是皇家大臣所用的珍品，不过是一般的大户人家用来捣食物的小器物，这个东西也不是鼎，在汉代，鼎没有这么小的，要说价钱嘛，估计也就八千到两万之间。”

在座的几个人听张灿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，看他言谈自如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

那个捧着古董上前的中年男子他们也认识，是个近几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，身家过亿，这件器物，以他的身家和喜欢充面子的脾气，如果真如张灿所说，只是一件值一两万的东西，那他肯定被人蒙了，若不是花了几百万的东西，他绝不会在这种场合拿出来。

钟一山捧起这铜鼎模样的器物，一边旋转器物一边细看，看了一两分钟，便把物件微笑着递给旁边的黄墨，黄墨拿了一个放大镜察看起来，随后又给了蓝志奇，最后是许千帆，四位大师逐一看过后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各自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物件的主人赶紧问道：“四位大师，我这件铜鼎，值多少钱啊？”

钟一山笑着道：“你那件东西不叫‘鼎’，叫‘杵’，不过是寻常大户人家捣食物用的，时间倒是汉代的，这东西啊，你看花纹、样式，都能看出来，比较粗糙，不精致，若当真是汉代的宫廷青铜器，那倒值钱了。”

那中年男子一怔，还是没弄明白，紧张地问：“那我这东西是真是假？值多少钱？”

钟一山道：“东西是真的，不过没有多少文物价值，要说定价的话，一万二吧。”

那中年男子呆了呆，想要让另外三个大师仔细看一看，认清楚些，他可是花了六百多万买回来的，朋友刮了些粉末化验过，验证年份绝对是汉代的，所以他才信了，没料到钟一山说只值一万二，比他买的价少了五百倍，心里如何能接受。